

你我他

我的南极之行

| 王原文 |

风,带着17米高的浪,直接拍过欧神诺娃号的五层甲板。毕淑敏老师曾经乘着这艘抗冰船,写下了《南极之南》,此时它又一次载着我和同伴,穿越德雷克海峡。船尾的落地玻璃,渐渐被冰凌模糊了。本想看书品茶,现在只顾远望,方能缓解眩晕。隐约看到信天翁落在水里,这种鸟翼展最长达3米,是世界上唯一能从北极飞到南极的大鸟。此刻,它似乎也抵不住魔鬼西风的肆虐,停在海浪中休息,震颤得像一片树叶。船长跟我们讲,这在德雷克算是好天气了,想一睹南极的纯净透明,必先接受她的洗礼。躲在形如草芥的船中,隔着一层玻璃,直面滔天巨浪一次次拍打。

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,乘船去往世界的尽头。尽头再往南,就是海天之间的断崖——闭合的魔鬼西风带,八年循环一次的洋流。人类在那个“绝境”踩出第一个脚印,不过百年。没来过德雷克,不知何为晕船。我恨不得时刻贴在地上,勉强坐上餐桌,船员很绅士地搭了一块餐巾,询问我主食需要牛排还是鱼排,佐什么餐酒。我很干脆地说,给我一个苹果。他很正视我的请求,精致的餐盘居中放了一颗苹果,小心放到了我面前,谨防苹果跟着船体滚动。一天唯一的饮食,法式大餐般的苹果,让我享用得如此有仪式感。

一丝阳光射进了舷窗,温柔叫早。凝冻的大地,巍峨的冰山,像是在久候客人。船驶入了暴风的眼睛一般,一切归于平静。日落冰山,水面都被点化成金色,冰山,依旧倔强地散发着幽蓝的光,经过万年的挤压,它们质地坚硬紧密,只有蓝光易被折射。如若变黑,那至少也修炼万年了。不断有企鹅从水中腾空跃出,带着一串水珠连成的弧线,翘着小尾巴,如同五线谱上高高低低的音符。大翅鲸就在一旁跃出水面,喷一条水柱,一头扎下去,举起蝴蝶状的尾鳍,炫耀下,再缓缓入水。远方的冰山以

我们看不见的速度在行走,一曲南极交响乐。茶杯不再摇晃,我沏了一壶宜兴红茶,安抚汹涌了两天的胃酸。

万年的地质作用,纤弱的雪花慢慢被挤压,兀自形成了山一般的气势和规模,有了岩石的纹理,堆叠、褶皱、断层……晶莹剔透的崇山峻岭足以撼人心魄,在海水之下,潜藏着九倍之大的山体,如同平行的倒影世界,鬼魅却又真实地存在。那是属于企鹅、大翅鲸、海豹和磷虾们的。冰山会随着海水侵蚀,头重脚轻,再反转过来。上帝把十分之一的美分给我们两脚兽,我们自以为了解这颗蓝色星球,其实不过管中窥豹。曾有潜友邀请我南极冰潜,我婉拒,毕竟一介女子,这就是在零下的液体冰中游弋啊!从水下带回的照片让人羡慕,磷虾成群,海水为之变色;冰川如林,直插大海心脏。绝色的风景是用决绝的付出换来的。若活到了古稀之年,倒不妨试试,还有翼装飞行之类,统统来一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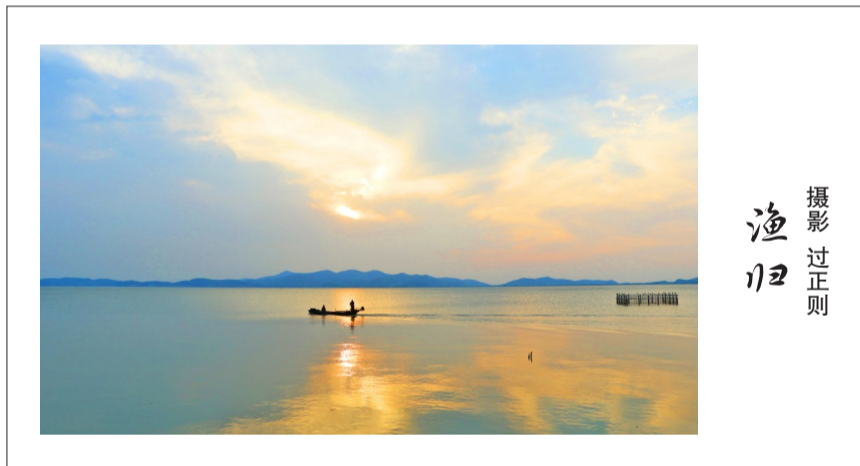
感觉像第一次登陆,我干脆躺在地上,抓了一口雪放嘴里,南极,我尝过!旁边的船员嘿嘿一笑,拿起一块冰,让我带回船上,近看,这不就是那万年黑冰么,这么小,已经晶莹剔透,外如陨石,敲一小块,放入威士忌中,就是南极特饮“万年老冰威士忌”。

没有速冻冰块的哗哗啦啦,万年前的这块冰,在酒体中安静地释放时间的气息,我把鼻子放到杯口,贪婪地抽了一大口气。那时北方的人类刚打磨出第一块新石器,南极大陆走向了漫长的冬天。

途中停靠三面环山的港湾,名曰天堂湾。不远的海面游来了密集的鲸群,不断跃起,落下。想必它们是跟着音乐来的,南极,除了风声,太安静。顶层360度全景天窗,吹着刺骨的风,我们玩起了音乐烧烤,滋滋响的肉离了烤炉瞬间变得邦邦硬,难以下咽,我只好对饮夕阳。中国人,英国人,美国人,俄罗斯人,菲律宾人,都跟着中国神曲“小苹果”扭动起来,与鲸共舞。

盛夏,浮冰遍布,乘坐冲锋艇巡游相对轻便快捷,用以寻找浮冰上的海豹、鸟类。我偶尔担心哪只顽皮小鲸,来掀翻我们的小艇。懒洋洋的企鹅和海豹,趴在冰上晒太阳,其实也算是保存体力。凛冬将至,不知谁会熬不过。几万头巨大的鲸,会游过半个地球,到赤道去谈恋爱,再穿越半个地球,回到极南之地,哺育独子,完成一场生命的轮回。

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,好像你已远去。”我们只是个过客。

摄影
过正则

探亲

| 王伟文 |

去毛主席纪念馆瞻仰伟人,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通道入口通过安检,游客排起长队缓缓向前移动等候参观。接近台阶下时,排在我跟前的一对老夫妇与众不同,别人三步并作两步恨不得马上抬脚进门,而他们焦躁不安地东张西望,脚步近乎停滞,和前面的队伍脱节了。我在后面催促他们快点走,别耽误大家时间,老夫妇回过头来连声向大家赔不是。

台阶下两侧是石头雕塑和卫兵哨位,别无他物,不知他们在找什么?忽然间,老太兴奋地扯着老头衣袖,指着哨位说:“瞧,我们儿子在站岗放哨!”顺着老太手指的方向,一个年轻的士兵在哨位上军姿挺拔,纹丝不动。

游客通道被护栏隔离出来,离哨位足有几米远,老头扶着护栏扯开嗓子喊话:“儿啊,你当兵一年多时间没回过家,爸妈想你受不了,就来看你啦!”老太使劲地抹去眼角的泪花,接茬喊话:“儿啊,你爸说部队任务重,别影响你执勤,硬是不让我提前打电话告诉你。今天一下火车就赶到部队,战友说这会儿你在站岗,我们就赶过来了……”说着说着,老太哽咽起来,再也说不下去,老头抱住老太,轻轻拍了拍她肩膀。

哨兵似乎没有听到他们的喊话,目不转睛看着前方,没有任何回应,只有身体难以察觉地微微晃了晃,继续站得笔直。我愣住了,老夫妇远道而来,只为隔空看儿子一眼,近在咫尺却不能亲昵,自己有什么理由打断这弥足珍贵的亲情时刻呢?午后的太阳热辣辣的,哨兵黝黑的脸上密布水珠,不光有汗珠,还有泪珠混杂在一起。

大家默默地停下脚步,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机拍下这一幕,并向他们敬礼致敬。几秒钟后,游客队伍恢复了前进速度,这是因为老夫妇转身离开,走到队伍的最后重新排队了……

亲情一缕

做母亲的护花使者

| 陈卫春文 |

母亲今年84岁,与父亲一起住在拆迁安置小区的一楼老年房里。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,但一应俱全的现代家用电器用起来得心应手。母亲身体健朗,精神矍铄,思维清晰,不仅生活自理,更是闲不住,整天忙手忙脚,在拆迁抛荒的田边地头开荒耕播,点豆种菜,春天和秋天还要上山采茶叶“挣外快”,干起活来依然有当年战天斗地的风采。

多年前,我们就反反复复让母亲歇下来享享清福,安度晚年,可无论我们好说歹说软的硬的,她只当听不见,说多了就让父亲一起瞒着作假。可每每在我突然回家时被撞破,特别是有一次我正在上班,父亲突然打来电话,很着急,说母亲摔倒了。我心急火燎赶到家,母亲一条胳膊肘淤血肿胀厉害,不能动弹,我询问原因,母亲像做错事的小姑娘躲躲闪闪的,一言不发。我心里明白了,说,不是让

你不要去山上的吗?父亲说,她在家里能呆得住?我没有再说什么,立即把母亲送到医院,一番折腾,谢天谢地拍片没有发现骨折,但这次的软组织受伤用了差不多3个月时间才恢复,着实把母亲吓得不轻。

不缺吃不缺用,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,过得丰衣足食,母亲为什么还要没事找事,自讨苦吃呢?母亲的话让我茅塞顿开,母亲说,歇在家里就像生病了一样,到地里做做浑身舒服,才有力气。

我不再强迫母亲停止劳作,而是让她量力而行,让她注意安全,送她上好的喝水保温杯,准备好方便有营养的吃食、防护用品……把子女的忧心和关心,都不动声色地托付在这点点滴滴里。雷打不动每星期探望一次,听她讲讲地里的庄稼沟边的草碰到的人听来的事,高高兴兴把母亲劳作收获的新鲜蔬果装袋装箱;把我吃了母亲种的纯天然蔬果的开心,原原

本本地告诉母亲,这是别人享受不到的口福,有多少人羡慕,下次她就会让我多带些,分给邻居和朋友。有意无意间,我会讲一些医院里见到或者报纸上看来的老年人自己不注意、不服老出现的一些意外,引得母亲一声又一声的惊叹和回应……慢慢地,母亲种的地越来越少了,出去采茶的次数也少了时间短了,在家陪父亲的时间越来越多了,精神更好了。

母亲70多岁时体检发现胆囊结石,虽然没有明显疼痛,但时不时右上腹部不舒服,我考虑再三,与其在发作时冒风险,不如在母亲不是特别高龄,身体健康,手术耐受性好的时候解除隐患,术后一切安好。虽然老年人每年都做体检,但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个伤病落病,父母往往知趣,不想麻烦子女,喜欢拖着,小病拖成了大病,早期拖到了晚期。每星期看望父母,我都会询问父母的健康情

况,仔细观察气色,身体变化,发现异常立即就医。家中为父母准备好常用药。

母亲的记性特别好,又喜欢说话,我们一家人过往的岁月,尤其是我们姊妹四人的趣事乐事张口就来,我每每都是洗耳恭听,从不打断。有时还要提些问题,做做笔记。除了听,少不了说,尤其是母亲特别关心的家长里短,老婆孩子,工作事业,报纸上写我的文章和我写的与家庭有关的文章……言来语往,母亲脸上始终挂满了笑。

年轻时,总觉得孝敬父母就是给他们吃的喝的有钱花,年长了,才渐渐明白不是这样。尊重父母的意愿,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,顺应他们,让他们做喜欢的事,陪他们多说话,多听听他们说话,关心他们的健康,这就是最好的尽孝。

母亲在,我就努力做好护花使者。